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四

後學南

職書左

具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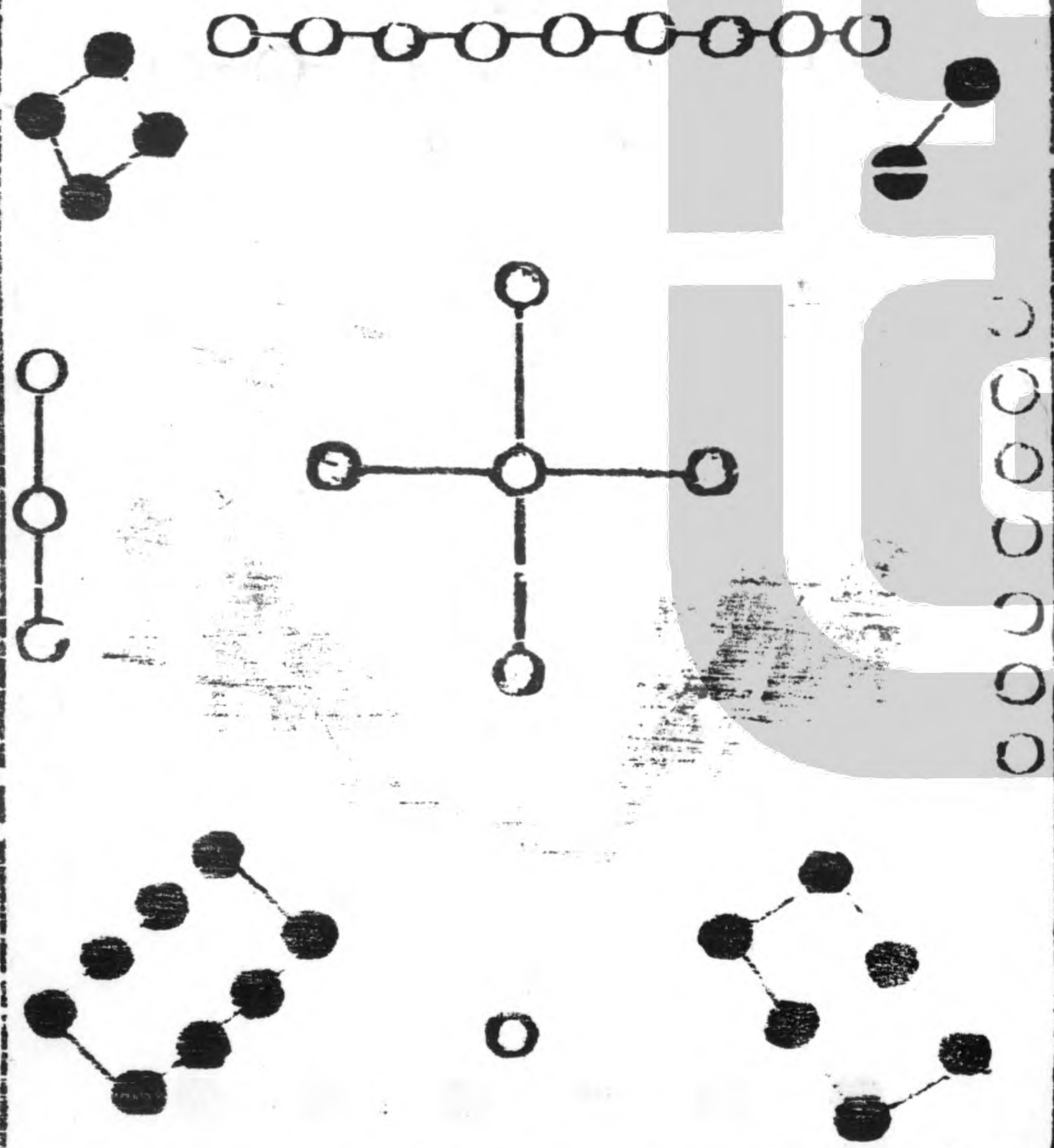
知南城縣事捷為孫甫訂刊

刪定易圖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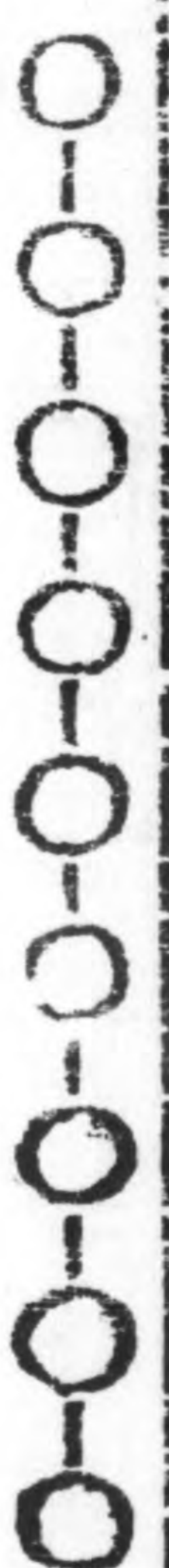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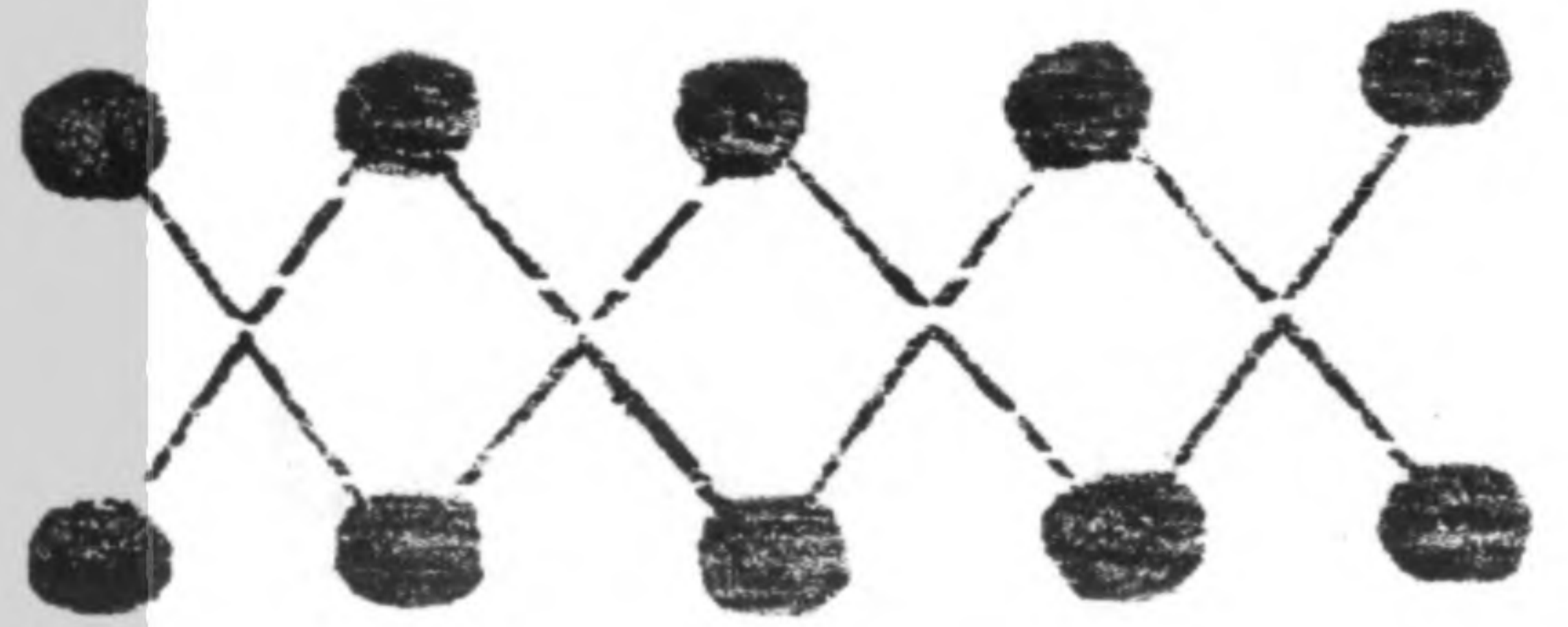
觀嘗著易論十三篇援輔嗣之注以解義蓋急乎天下國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世有治易根於剽牧者其說日不同因購收所為易圖五十五首觀之則甚複重假令其說之善猶不出乎河圖洛書八卦三者之內彼五十二皆疣贅也而況力穿鑿以從鬼異考之破碎鮮可信用大懼註誤學子壞墮世教乃

刪其圖而存之者三焉所謂河圖也洛書也八卦也  
 於其序解之中撮舉而是正之諸所觸類亦復詳說  
 成六論庶乎人事脩而王道明也其小得失不足喜  
 愠者不盡糾割別有一本黃黎獻為之序者頗增多  
 誕謾自鄒以下可無譏焉牧又注易所以為新意者  
 合牽象數而已其餘則攘輔嗣之指而改其辭將不  
 攻自破矣先代諸儒各自為家好同惡異有甚寇讎  
 吾豈斯人之徒哉憂傷後學不得已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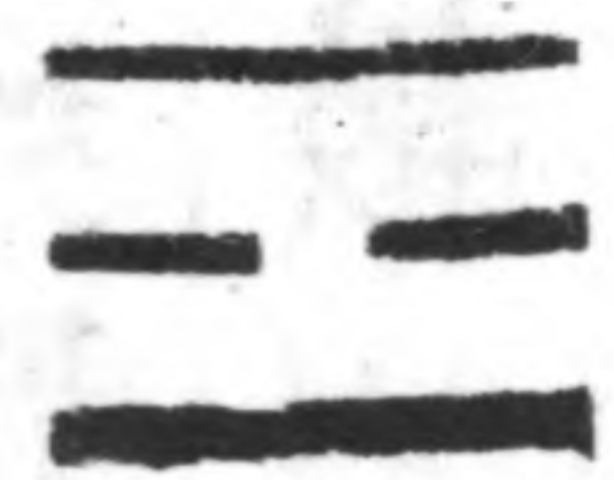
河圖



洛書



八卦



山陰沈氏

山

洛書

論一

或問劉氏之說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何如曰  
信也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指在作易  
也則不待禹而得之明矣其所圖者信乎曰洛書五  
十有五協於繫辭天地之數河圖四十有五雖於易  
無文然其數與其位灼有條理不可移易非妄也惜  
乎劉氏之辯則過矣或曰敢問河圖之數與位其條  
理何如曰一三五七九奇數陽也非中央則四正矣  
坎離震兌之位也二四六八耦數陰也不得其正而  
得四隅矣乾坤艮巽之位也乾坎艮震陽卦位也則  
左旋兌坤離巽陰卦位也則右轉奇則先左而後右

耦則先右而後左坎一震三也兌七離九也坤二巽  
四也乾六艮八也抑又縱橫數之皆得十五此非灼  
有條理不可移易者乎或曰劉氏之辯其過焉在曰  
劉氏以河洛圖書合而為一但以河圖無十而謂水  
火木金不得上數未能成形乃謂之象至于洛書有  
十水火木金附於土而成形矣則謂之形以此為異  
耳其言四象生八卦則取河圖之七八九六以其有  
象字不可用洛書之形故也其下文又引水六金九  
火七木八而生八卦於此則通取洛書之形矣噫何  
其自相違也矧曰天五居中而主乎變化上駕天一  
而生地六下駕地二而生天七左駕天三而生地八

右駕地四而生天九者不亦惑乎夫所謂生者言乎其始也苟河圖之象生八卦則洛書之形又生八卦者何也若以聖人既取河圖之數以畫卦而洛書之數止為撰著則其論云在河圖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此又已言撰著矣反覆不通故曰自相違也夫天一至地十乃天地之氣降出之次第耳謂之五者非有五物謂之十者非有十枚而曰五十有五者蓋聖人假其積數以起筮法非實數也如人兄弟行下浪第一至第十者乃十人且馬可謂有五十五人哉厥初太極之分天以陽高於上地以陰卑於下天地之氣各亢所處則五行萬物何從而生故初一則

天氣降於正北次二則地氣出於西南次三則天氣降於正東次四則地氣出於東南次五則天氣降於正西中央次六則地氣出於西北次七則天氣降於正西次八則地氣出於東北次九則天氣降於正南天氣雖降地氣雖出而猶各居一位未之會合亦未能生五行矣譬諸男未冠女未笄昏姻之禮未成則何孕育之有哉况中央八方九位既足而地十未出焉天地之氣誠不備也由是一與六合于地而生水二與七合于南而生火三與八合于東而生木四與九合于西而生金加之地十以合五于中而生土五行生而萬物從之矣二四易位而一三五如其初者當所

王之方也夫物以陰陽二氣之會而後有象象而後有形象者証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河圖之數二氣未會而劉氏謂之象悖矣若夫洛書之數五位既合則五行有象且有形矣象與形相因之物也其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九十為成數者徒以先後分之耳其實二者合而後能生生則成矣蓋非一生之待六而後成也假令河圖是象洛書是形則取洛書而為八卦者亦非酌水燃火伐木鍛金而成之也直取其象耳以法象而言之不亦可乎何其固執形象之象也其曰天五駕一二三四而生六七八九者愈乖遠矣且陰陽會合而後能生今以天五

駕天一天三乃是二陽相合安能生六生八哉天降陽地出陰陰陽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豈有陽與陽合而生陰哉况所謂五者乃次第當五非有五物也其一與六合之類皆隔五者蓋以一二三四五主五方而六七八九十合之周而復始必然之數非有取於天五也其不用五竒主五方而五耦合之者陽方則竒為之主而耦與之合陰方則耦為之主而竒與之合又昭昭矣至如劉氏所圖太極生兩儀一二三四其解曰畫天左旋畫地右動今按其畫天一在坎天三在震誠左旋也地二在離地四在兌亦左旋耳非右動也夫所謂左旋者如斗柄自寅向卯也右

動者如日月五星自丑向子也今以自午向西而為  
右動何哉若直以東北為左方西南為右方以分天  
地之位則又不可謂之旋且動也旋動者進前之意  
也設謂陽升陰降先兌四而後離二則繫辭所陳先  
二而後四未嘗倒言之也如是則劉氏之解果繆矣  
注易圖易自謂窮天地之理而乃未明左旋右動之  
法甚哉其可笑也

論二

或曰劉氏謂聖人以河圖七八九六而畫八卦而吾  
子之意乃取洛書何也曰繫辭稱八卦成列象在其  
中矣謂備天下之象也河圖之數二氣未合品物未

生何所象乎洛書之數五行成矣萬物作矣於是象  
畫而畫乾兌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  
畫坎象火而畫離不言五而言四象者以土分王四  
時舉四行則土可知矣又以四行之數而揲著七少  
陽八少陰九老陽六老陰是也曰敢問畫卦皆取洛  
書矣其於河圖何所取也曰則其位也河圖有八方  
之位洛書有五行之象二者相須而卦成矣曰劉氏  
以為六居坎而生乾謂三為坎三為乾也九居兌而  
生坤謂三為兌六為坤也七居離而生巽謂三為離  
四為巽也八居震而生艮謂三為震五為艮也何如  
曰以位數之則乾坤艮巽亦三位也以畫數之則坎



震亦五畫也離兌亦四畫也何其或以位數或以畫數反錯之甚也况說卦稱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彼重卦然畫與位等耳士小嘗析言之也若析言之則坤六位而十二畫矣馬曰六畫成卦也雖繫辭陽一君而二民蓋取陰耦以喻人臣代終之義非可積以為數也今謂人有二心一者非可積十人以為二十心也且劉氏說天地之數六者有六物耳而乃以一爻分為二畫以當二物可乎歷觀諸卦以爻為人雖陰爻亦一人耳帝乙歸妹非有兩妹也箕子明夷非有兩箕子也然則劉氏畫卦之說真不可用明矣矧聰明叡智創制立法固不區區專決於圖書故曰古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不專決於圖書參互而後心之者也聖人既按河圖有八方將以八卦位焉洛書有五行侍以八卦象焉於是觀陰陽而設奇耦二畫觀天地人而設上中下三位純陽為乾取至健也純陰為坤取至順也一陽處二陰之下剛不能屈於柔以動出而為震一陰處二陽之下柔不能犯於剛以入伏而為巽一陽處二陰之中上下皆弱周克相濟以險難而為坎一陰處二陽之中上下皆強足以自託以麗著而為離一陽處二陰之上剛以駁下則止故為艮一陰處二陽之上

柔以撫下則說故為兌也西北盛陰用事而陽氣盡  
矣非至健莫能與之爭故乾位焉爭勝則陽氣起故  
坎以一陽而位乎北坎者險也一陽而犯眾陰誠不  
為易而為險也艮者止也物芽地中將出而止也待  
春之謂也自此動出平震黎齊乎巽離者明也萬物  
皆盛長得明而相見也坤厚以養成之成而說故取  
諸兌也畫八卦分八六之義如斯而已也或曰說卦  
稱勞乎坎謂萬物閉納受為勞也成言乎艮謂萬  
物之所終也今吾子之言似不類者何也曰孔子據  
物終於地上而言也艮取諸物始於地下而言也所  
以就足先聖之論使人不疑耳或曰劉氏謂三畫象

三才為不詳辭之義則以乾之三畫為天

三一三五皆陽也坤之三畫為地之耦數三六

皆陰也獨陽獨陰無耦三才之道者何如曰劉氏

易乃不知畫之與位各一事也畫者譬諸人之位者

人所處之地也三爻雖純陽象天而三位有天地人

之別何害也上中下三位譬如公也卿大夫也奇耦

二畫譬如君子也小人也公卿大夫皆君子蓋有之

矣皆小人亦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小人或一小人

而二君子猶行人之止傳舍何常之有安可見純天

便曰無地位見純地便曰無天位哉且其引說卦兼

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以為六畫包三才

三畫羈三才之說噫何其泥也三畫象三才矣重一  
為六又象三才何害也若三畫之時乾為天坤為地  
六畫之後亦不免為天為地也三畫之位則初為地  
二為人二為天六位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  
天從宣改易何固執之為哉且劉氏論三才則引說  
卦六畫破先儒三畫以為不經及其論奇耦則用天  
三奇地三耦天地各減其二不顧繫辭五位有合之  
說是經乎不經也又其論乾元用九謂天一天二天  
五陽數也坤元用六謂地一地四陰數也至其下文  
以天五散在五行天 一 占尊不動餘有天三地四合  
而成九天三則乾之二 畫地二地四則坤之六畫陽

得兼陰故乾三兼坤六而乾元用九也噫陽不可兼  
陰乎則天三何以稱用九陽果得兼陰乎則天一天  
三天五當兼地二地四何以不稱乾元用十五也輕  
先儒九揲六揲之通義而務求新不虞錯亂之至此  
鄙哉

論二

或人敢問大衍之數五十諸儒異論何如曰京房馬  
季長荀爽之釋吾無取焉耳至於鄭康成姚信董遇  
以為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五而用之劉氏亦同此  
說吾有取焉耳此章上言大衍之數下言乾坤之策  
中言天地之數非衍之用而何也然所以減之之意

或謂減五行或謂減六畫或謂減天五蓋未之思矣  
夫五行六畫天五減之之可否不足復詰吾直謂天  
地之數雖五十五至揲耆之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  
整數而已也只如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乾坤之策  
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又豈可言無六策以當六日者  
別有意也聖人揲耆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初  
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九分於兩  
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  
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初其八而謂之多左手  
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左手餘二  
右手亦餘二矣乃初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初十二

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  
揲也故稱九三多則初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  
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  
兩多則初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為少  
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初十六  
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為少陰以四計之則八  
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以  
是五十之策不可增損增一損一則不可揲之矣故  
康伯述輔嗣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苟  
謂聖人以五行天五之故特減其五則未知不減之  
時如何揲也以五十五而虛其一又掛其一則兩手

五十三十三摺之數而餘一也左手雖得四右手尚  
餘一左手三則右手二左手二則右手三左手一則  
右手四終無平時雖童子亦知不可為也五十之上  
唯五十四可矣虛一掛一則兩手五十二二十三摺之  
數也然三少則存者四十三多則存者二十八一少  
兩多則存者三十二一多兩少則存者三十六乾元  
當用十坤元當用七少陽八而少陰九矣其下唯四  
十六虛一掛一則兩手四十四十一摺之數也然乾  
元當用八坤元當用五少陽六而少陰七矣不徒不  
應四象之數陽反而耦陰反而奇矣吾故謂摺著之  
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數而已也或曰虛其一者

康伯以為太極劉氏以為天一何如曰究觀繫辭以  
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則見八虛一在兩儀之前也  
下文太極生兩儀則又太極在兩儀之前太極與虛  
一相當則一非太極而何也且其謂大衍後天地之  
數則太極不可配虛其一之位此又不思之甚矣作  
大衍之法誠在數之後矣然其所取象固在數之先  
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蓋有兩儀而後有數也  
既可象兩儀於數之先豈不得配太極於兩儀之上  
哉若以一二三四便為兩儀則天非一天地非一地  
而已也是知天地者其體也一二三四之類其氣也  
苟虛一以象天一之氣而分四十九以象兩儀之體

則是逸其末而勞其本於義乖矣又顧康伯之注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以謂太極其氣已兆非無之謂噫其氣雖兆然比天地之有否體可見則是無也又稱聖人之辭易有太極既言有則非無之謂也吾以為天地之先強名太極其言易有太極謂有此名曰太極者耳非謂太極便有形色如老子之言恍惚中有物有象不可一見有字便指為實物實象也凡此皆巧詆先儒不自知其罪也

論四

或曰劉氏謂坎生復卦離生姤卦何如曰礫裂爻位則巧矣義則未也聖人設卦觀象以陽潛地中故坎

以一陽居二陰之中陽生陰下故復以一陽居五陰之下八卦配八方則坎當北十二月則復當建子復之陽乃坎之陽也陽則無二而象之卦有兩也何哉八方與十二月不同也三畫與六畫不同也是故陽則無二而象之之卦有兩也離與姤亦如之若謂坎之陽生復之陽離之陰生姤之陰則是十一月有兩陽也五月有兩陰也固不然矣且其說以復卦生于坎中動於震交於坤變二震二兌二乾而終姤卦生于離中消於巽交於乾變二巽二艮二坤而終自復至坤凡十二卦主十二月噫以十二月言之則自復以往歷臨泰大壯夬而後至乾此云二

震二兌而後二乾者何也自姤以往歷遯否觀剝而後至坤此云二巽二艮而後二坤者何也以八方言之則自坎以往歷艮震至巽極矣陽一於子而六於巳也此云震兌乾者何也自離以往歷坤兌至乾極矣陰一於午而六於亥也此云巽艮坤者何也其意以復姤生於坎離而變初四變二五變三上每為二卦則八卦備謂之巧也宜矣然義不通也又以姤巽承於乾非四正之卦乃引歸妹之兌云妹係姊嫁故兌少女而用巽之長女主其卦噫何偽飭之多也彼其意欲以兌承於乾則成履非姤陰主之卦又不可數變故引兌於歸妹假託廣嗣之義而係巽於姤耳

不徒義理迂恠以象論之大可笑也少女既嫁於震又係巽而嫁於乾乎長女既交於乾又從兌而交於震乎則是一女而事二夫也豈小可笑此所謂偽飭之多也聖人之意曷至是哉或曰劉氏之說七日來復不取易緯六日七分何如曰不取宜矣苟以十二月之卦論之則剝盡之後經坤一月非止七日也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剝盡之後經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震頤中孚九卦每卦六日七分乃至於復非止七日也然劉氏更以七為少陽必經陰六之數盡至七日少陽乃生斯又未善也歷觀衆卦或言七日或言三日或言二年或言十年強為配合時或可言參

相鈞考辭則易原大抵言日遠者不過七日震六二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不過七日而得也七日來復以復不可速君子之道雖消不又不過七日而復彖曰天行也蓋言來復之義是天之行反覆如此亦非考索氣候實日而云也萬壽無疆豈實有萬哉愛而多之之辭也或曰臨至于八月有凶諸儒之論孰為得失曰何氏云建子陽生至建未為八月當矣臨二陽遯二陰合耦之卦也劉氏破之以為果建子則辭當在復卦之下此不明矣且復卦陽生其勢微弱未足矜也臨卦剛長強上九之漸故戒之以遯卦有凶也推其本而言之復生以四月臨長為二月至遯為八

月不亦可乎而劉氏固守之建未至遯之建未則七月以不滿八之故遂周正建未為八月又念文王演卦在商之末正朔未改不可以未為八月乃稱周公述而成之故以周正為定且先儒以為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劉氏既未有以破之安得謂卦辭亦周公所成以飭臨卦八月用周正之說乎其下文曰况乎易有三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易既題周以正名則不以周之正朔定其月也且周易書名周公設官可題周家以別餘代卦辭豈得擅改彼禮樂損益蓋必以時之宜易之為書萬世無敝况文考之手澤周公改之何意也文王若曰七



月有凶有何妨害而周公故以八月定之乎文王作  
易之時便題周字亦可至八何必周公也魏國曰周其  
來久矣故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雖紂在二而題易  
曰周以別夏商何害也西晉頌次於周頌亦漢周滅而  
後加魯字乎此類皆問世之老生誑童權駮之辨非天  
下之公議也

論五

或曰易緯以六十卦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信乎曰吾觀於太元信矣所主之日取卦象乎取卦  
名乎曰取諸卦名而已太元所以準易者也起於冬  
至其首曰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謂是

時萬物之萌信無不在也之中於易則中孚者信  
也亦謂信無不在地之也其次曰周陽氣周神而  
反乎始於易則復復者也亦謂反乎始也其次曰  
礮陽氣微動動而礮礮之生難也於易則屯屯者  
物之始生也粗舉二三四知冬至之後其卦中孚復  
屯者題號此日之氣候一中孚也曰復也曰屯也他  
皆倣此但元首八十一每首四日有半易卦六十每  
卦六日有奇故前後或差蓋大同而小異也而劉  
氏以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不別起數謂  
易緯六日七分義無所出若是則劉氏凡言天五駕  
天一之類亦出於經乎乾坤之策况其數六十卦况

其名不相妨也又謂十二卦已主十二月不可取雜  
書破經義今觀六十卦之說其十二卦乃在本月稱  
為辟卦則十二卦既總主一月又與諸卦分治六日  
如侯伯有功德者既作一州之牧亦未免為一國之  
君也而劉氏區區以月冬有主日無用卦是欲立州  
牧而廢二百一十君也其可乎或曰敢問元亨利貞  
何謂也曰大哉乎乾之四德也而先儒解詁未能顯  
闡是使天道不大明君子無所法若夫元以始物亨  
以通物利以宜物正以幹物讀易者能言之矣然所  
以始之通之宜之幹之以必有其狀竊嘗論之曰始者  
其氣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性也走者

得之以胎飛者得之以卵白穀草木得之以句萌此  
其始也胎者不殯卵者不殯句者以伸萌者以出此  
其通也人有衣食獸有野蟲豸有陸鱗介有水此  
其宜也堅者可破而不可輾炎者可滅而不可冷流  
者不可使之止植者不可使之行此其幹也乾而不  
元則物無以始故女不妊也元而不亨則物無以通  
故孕不育也亨而不利則物失其宜故當視而盲當  
聽而聾也利而不正則物不能幹故不孝不忠為逆  
為惡也是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正者事之幹也唯君子為能法乾之  
德而天下治矣制夫田以飽之任婦功以煖之輕稅

欵以富之恤刑罰以生之此其元也冠以成之昏以親之講學以材之擯接以交之此其亨也四民有業百官有職能者居上否者在下此其利也用善不復疑去惡不後悔令一出而不反事一行而不改此其貞也是故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論六

或曰敢問五行相生則吉相克則凶信乎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則雖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則雖相生而凶今夫水克於火則燔燒可救

火克於金則器械可鑄金克於水則宮室可匠木克於土則萌芽可出土克於水則漂溢可防是用之得其宜雖相克而吉也以水浸木則腐以木入火則焚以火加土則焦以土埋金則鏹以金投水則沉是用之失其宜雖相生而凶也是以太元之贊決在晝夜當晝則相克亦吉當夜則相生亦凶元告曰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實也今夫父之於子能食之弗能教之則恩害於義也君之於臣能賞之又能刑之則威克厥愛也恩害義則家法亂威克愛則國事脩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

必凶也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異也曰吾之言也折諸聖宜乎其異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人之有仁義所以順性命也董仲舒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祭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然則本乎天謂之命在乎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教化則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則是聖人為天之所為也繫辭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由此觀之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釋人事而責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龜筮雖質諸神明必參以行事南蒯將亂而得黃裳元吉穆姜棄位而遇元亨利正德之不

稱知其無益後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禱運命矯舉  
經籍以緣飾邪說謂存亡得喪一出自然其聽之者  
亦已荒矣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以疑衆殺為人上者必以王制從事則易道明  
而君道成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四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五

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并序

敘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  
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以云六國陰謀然鄭  
義獲伸故周官遂行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  
悉如天馬有象者在如地馬有形者載非古聰明  
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鄙儒俗  
士各滯所見林之學不著何說公羊誠不合禮盜  
憎主人夫何足恠今之不識者抑又譏說得使人  
君何所取法是用撫其大畧而述之天下之理由  
家道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

生為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述國用十六篇  
備預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  
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  
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  
又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為先經世軌俗能  
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為十  
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噫豈徒解經而已哉唯  
聖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

內治第一

男女之際人道所重前哲固備言矣然而賢妃相成  
之道不世出亂國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鮮克

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自見弱不足自立與物  
而遷直情忘反其體一也堯試舜觀厥刑于二女釐  
降二女子媽汭嬪于虞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  
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為之耦則不克使  
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  
哉今夫數口之家猶以婦傾或靡敝財用或離析骨  
肉逮刑召禍至無可救者多矣况乎后妃同體於王  
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發言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  
薄蝕日月其為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為驕富則為侈  
並寵則妬不吝則怨憎則有讒言參則有私謁府庫  
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良或為

之剝宗室或為之棄家嗣或為之易惟薄或為之不脩社稷或為之不食未喜之放桀妲己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省文也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裘展其功緒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冷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衰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

關雎之不淫葛覃之

躬假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克冒之莫不好德於斯見夫王道安得不成乎

### 內治第二

天官冢宰其屬則有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唯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故不列且夫六宮內也如家人家人私也六宮外也乃國事國事公也外內異處國家異分公私異宜然而使嬪婦屬天官無外內國家公私之辨者何哉聖人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蹇自恣無所不至也是故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效其功

奉法則不敢不謹致功則不敢不慎舉宮中之人而  
知所勸勉者官有其長之效也而况內宰亦用大夫  
士春官世婦等官卿二人蓋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  
事與夫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年而  
語矣天子所御而服官政從官長是天子無私人天  
子無私人則群臣焉得不公庶事焉得不平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此之謂也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  
子趙王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自人何益此  
大臣不得與內事之敝也爰益引却慎夫人坐謂妾  
主豈可以同坐文帝怒說以人豕延說如使益輩得  
制宮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官失

其守一女顯恣則公卿附離之不暇其何家宰之能  
帥也悲夫

內治第三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  
下內和而家理也至于天官序則世婦以下不言數  
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女御  
視大夫士尚惟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宮不必備可知  
矣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其生則寢之地以  
教其卑衣之楊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其事既十年  
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桑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



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蕩豆菹醢禮相勗奠丁有  
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  
之祭牲用魚毛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如此而後備  
於從入之道况乎王之北宮當貫魚之寵者可以非  
其人哉故無德以色親則天有投蜺之異詩曰蠶  
在東莫之敢指謂邪色之棄陽也曲禮納女於天子  
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  
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室中為市使人屠酷手  
揣斤兩輕重不差蓋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自二  
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至難至慎若此武帝平吳之  
後掖庭殆將萬人復以義也人多則御幸不可徧怨  
恨由是興費廣則財物不足支民眩所以困國家之  
敗何莫由斯者邪

內治第四

女御掌御教于王之燕寢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  
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徧自望後  
反之其不使九嬪世婦掌之而使女御者防上之專  
妬也蓋以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  
矣九九之法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夫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為怨曠七月女心傷悲  
東山婦歎于室君子憚於人情周道所以興也安得

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于繼嗣社稷之重事甚有寵之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霍光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而昭帝無嗣成帝約不負趙昭儀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終以國統三絕王莽篡之變有所偏之過也薄姬輸織室而生孝文為漢太宗晉簡文寵徐貴人彌年無子李后在織坊形長色黑謂之崑崙帝以大計召之乃生孝武天命所在不以貴賤美惡論也然則九九而御使無專妬者聖人之意遠矣

內治第五

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然則先王之所以重昏禮為其主祭祀也祭祀之禮豈唯致齋於內會君於廟服副禕於東房執璋瓚而亞裸酌瑤爵進玉盞薦徹豆饗以嘉魂魄而已乎是禮之末節一日可為者也必竭力從事然後為至焉故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獻之于王夫普天王土率土王臣蠶者非一女也將以為王服有不足乎而后且親蠶其

天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為婦道也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為祭盛有不足乎而后且佐耕其夫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為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柔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饁南畝喜田暖者乎王后之尊而為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共祭祀者乎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而况不知耕之勞則以為田自生穀不知蠶之苦則以為桑自生絲自古愚婦人糞土貨財焦爛府庫農天疾工女死而求之不已者不知民事之難也于寶之論晉紀曰其婦女撻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

女工絲枲之業中饋以酒食之事也晉之禮法於此大壞則周之興也宜矣

內治第六

春宮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其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其職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王豆賦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苟非明哲其能免乎矧伊

女子生於王族雖有葭莩之親者猶乘勢以輕其家  
不顧於舅姑不和於室人庸奴其夫者多矣夫婦之  
道天地之象入之大倫也乃由宗室亂之非所以示  
天下也聖人有作安得不大為之坊夫禮禁亂之所  
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內女外女謂之內  
宗外宗列為禮官之屬其職禮則視必在禮聽必在  
禮言必在禮貌必在禮思必在禮視聽言貌思無不  
在禮則其人之智愚賢不肖何如也祭祀賓客非有  
切身之急而不敢不以禮則已之所以為婦者敢有  
不恭乎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  
饗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裸獻  
則知所以從其夫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是  
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久也召南何  
彼穠矣羨王姬之詩謂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彼天子所生而若此况於同姓姑姊妹之女乎是其  
所以為王化之基也

內治第七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  
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  
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  
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夫昏姻之禮要在及時故

國無繆民則桃夭之詠作喪其妃耦則有狐之刺與  
彼室家之好而繫之王者之風為人上者不可不察  
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  
公賈公來朝走馬塗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誠哉是言也人主知漁色而不  
知下無室家知逞欲而不知下有怨曠其可乎哉天  
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有婦然後為家上得以養父  
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而人主慢之  
非計也是故聖人設官主判合之禮子生三月必書  
其名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及十九皆

為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若男三十  
女二十為期盡雖中春猶可行所以蕃育人氏是皆  
言其極也及此月而父母不娶不嫁之者相奔不禁  
若無故而不用令則罪罰之嘗有妃匹而鰥寡者亦  
察焉先王之道如此其至也既為之立其家又使之  
有其業國中則典婦功掌婦式之法野則鄩長稽其  
女功然而民不庶且富者未之信也越語女子十七  
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雖於禮為蚤而句踐  
報吳亦以是也晉秦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  
書禁天下嫁娶噫大可笑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五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六

國用第一

人所以為人足食也國所以為國足用也然而天不常生其生有時地不編產其產有宜人不皆作其作有能國不盡得其得有數一穀之稅一錢之賦給公上者各有定制苟不量入以為出節用而愛人則哀公云二猶不足公羊謂大祭小祭誅求無已怨刺並興亂世之政也故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王日一舉其膳六牲祀兵朝甸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致之則有積殮養接之則有饗食燕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牛馬之食

其用芻禾車耗之數皆抵牢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  
秣功懋懋賞以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  
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材非一五庫之量母或  
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贈賄酬爵侑食皆  
為篚實將其厚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大祀小祭  
事神之禮牲幣玉器不奢不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  
祀股肱或虧君之所痛賜祿含賻闕一不可故山澤  
之賦以待喪紀王及冢宰時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  
推恩故弊餘之賦以待賜予王於諸侯分裁救患凶  
禮五事其費則多故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國家閒暇  
要在多積積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

庫難得之貨饑不可食燕游所用非國之急故式貢  
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  
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國用第二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燕衣服  
衽席牀第凡褻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  
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受九  
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  
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  
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  
予則共之按其職文學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

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帑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囊者然而為家室之屬列大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者何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天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橐中况於貢獻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歷觀書傳自禹貢以來未聞天子有私財者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常聚為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故雖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受貢獻備賞賜之職皆屬于大府屬于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職內之入職歲之出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鈎考廢置誅賞之典存焉如此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

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隨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則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 國用第三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䟽材九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取有利於國家然後可也太宰授之職問師責其功故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



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  
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文事貢布帛  
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  
出夫布也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興材征以濟經用  
無惰而自安無賊於糧食是富民之大本為國之上  
務雖闕百聖何以易此昔胥臣對晉文公謂戚施植  
罇濂蔕蒙瓌侏儒扶廬矇瞍脩聲聾聵司火王制瘖  
聾跛躄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廢疾之人猶  
有所役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肩相摩較相  
擊而吏不以是罪之主不以是棄之謂之何哉

國用第四

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則無貧谷自足也此知其一  
未和其二必也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一手一足無不  
耕一步一畝無不稼穀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  
財豐者乎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  
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  
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不易之地歲種之地歲故家百  
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  
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入辨其野之土  
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  
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  
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萊謂休不耕者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户有  
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  
近郊之地以官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宅田  
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賈田在市  
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  
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若餘夫致仕者  
仕者賈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則是人  
無不耕無不耕則力豈有遺哉一易再易萊皆頌之  
則是地無不稼無不稼則利豈有遺哉自阡陌之制  
行蕪并之禍起貧者欲耕而或無地富者有地而或  
乏人野夫有作惰游况邑居乎沃壤猶為蕪穢况瘠

土乎饑饉所以不支貢賦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  
自經界始師丹言宜畧為限不可不察也

國用第五

地利之食於人博哉農既得其時種既得其宜然且  
不熟者水旱賊之也水旱之災雖天所為至於人力  
亦有可及矣故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經十  
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  
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鄉遂之田制也匠人  
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代廣尺深尺謂  
之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  
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澮此都鄙之田制也川大於澮澮大於洫洫大於  
溝溝大於遂遂大於圳圳通水以入于遂遂入于溝  
溝入于洫洫入于澮澮入于川然則雖大雨霖其水  
有所滌能為害者希矣稻入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  
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  
涉揚其芟作田豬謂畜流水之陂防豬旁隄也然則  
雖久不雨其水可以得能為害者希矣聖人之於水  
旱不其有備哉為掩規偃豬君子以為禮史起引漳  
水烏鹵生稻梁鄭國鑿湮水關中為天野古之賢人  
未有不留意者也水官不修川澤溝瀆無有舉掌機

巧趨利之民得行其私日侵月削往往障塞雨則易  
以溢謂之大水豈天乎霽則易以涸謂之大旱豈天  
乎如是而望有年未之思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六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七

國用第六

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不為耜耨不為耒耜耨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是聖人之於農必制器以利其用也舜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是聖人之於農必命官以掌其政也故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稼器耒耜鋤耨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心躬親之之比也器不簡則貧人或不能備物政不脩則愚者或不能得宜不備物則雖良田將不耕不得宜則雖嘉種將不穫

若是不可不慎也。至如一耜為耦，一夫不足，獨舉必  
通功易事，兩人相助而後可也。故里宰以歲時合耦，  
子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耨者里宰治處  
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秩敘相佐助之次第也。又五穀  
熟時有風雨之急，是謂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  
者也。然一夫又不足為故，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  
民以救其時事，謂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古之治天  
下至纖至悉之如此，奈何民不富，國不實也。漢趙過  
能為代田一晦三畦，一夫三日畦而播種於畦中，苗  
生葉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  
根深，能風與旱，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  
事效驗甚明，而歷代莫以為意，何也。

### 國用第七

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  
之，民或苦少牛，過奏故平都令光以為丞，教民相與  
庸輓犁，以故田多闢，墾用力少而得穀多，斯近古之  
事，效驗甚明，而歷代莫以為意，何也。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  
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間無職  
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晦之稅，家稅者出土  
徒車輦給徭役也。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  
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擲，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謂

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罰之死  
後祭無牲也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植黍稷今田不耕  
非直罰以屋粟又死後祭無盛也五畝之宅樹以桑  
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槨也蠶則得  
帛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績則得布不績故死則不爲  
之著衰以罰之也夫財賦力征人所吝嗇與其無事  
而重孰若有業而輕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帛所  
以養老衰所以送死葬禮祭禮乃爲令終一有懈惰  
則不得用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是聖人毆民以  
反本之術也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  
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官吏商賈乃在四民之目而  
前代且謫之後之游惰夫四民遠甚者其類不可勝  
數爲國者非徒函容或尊寵之傷哉

國用第八

一夫之耕食有餘也一婦之蠶衣有餘也衣食且有  
餘而家不以富者內以給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  
求也而况用之無節求之無藝則死於凍餒者固其  
勢然也故土均掌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  
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媿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  
掌其禁令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  
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

耳司書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政令逆謂鈎考也恐其群吏濫稅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鈎考其政令也夫奢則以為榮儉則以為辱不顧家之有亡汲汲以從俗為事者民之常情也是故為之禁令地媿收多則用之豐地惡收少則用之省如此民皆知惜費矣虧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乏皇皇以言利為先者吏之常態也是故為之鈎考雖器械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吏不敢厚斂矣民皆知惜費吏不敢厚斂而不免凍餒者不啻州中僧器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

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然則地之惡禮不可輕耶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則民之財官可不知耶是先王之所以得後世之所以失也

### 國用第九

職方氏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所法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謂國之地物所有也諸侯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於王也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辨地初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大哉聖人念

民勤恤財匱如其著也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所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况天時所不生則雖有如無矣買賤賣貴乘人之急必劫倍蓰之利者大賈蓄家之幸也為民父母柰何不計本末罔農夫以附商賈令下之日吏旁為姦公不獲皮毛而私啄其髓矣壞民家敗民產此其甚也夏書任土作貢厥貢厥篚九州不同前聖後聖豈非一揆者乎漢棄都尉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棄雖聚斂之臣然此一役豈無法耶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誠有以也

國用第十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斂法者豐年從正凶年則損也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殺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謂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



石中法集卷之五  
五  
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  
在上用穀之法也夫什一而稅天下中正是故謂之  
徹徹者通也然耕穫之事豐儉亡常不幸凶旱水溢  
或螟螣蝨賊農雖盡力穀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  
於理安乎孟子道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  
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  
盈焉為民父母使民財財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故聖人設官必於穀之將熟巡於田野觀  
其豐凶而後制稅斂焉豐年從正亦不多取也凶荒

則損何取盈之有哉然則龍子所見蓋周之末世周  
公雖貢未嘗聞其不善也然而取之少則用不得不  
殺取少而用不殺則國不能自濟非反乎民將焉得  
也宜其知足否而詔穀用焉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  
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  
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由此道也  
後世作者除減斂法則既聞之矣至於邦用其可忽  
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八

國用第十一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物揭而書之物物書其賈也不時買者謂求急者也賒謂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也貸者即今之舉物生利也與其有司別其所授之物所出之利各依其服事之稅若其人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則暮出息五

百他倣此也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大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况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以紓貧窶而鉗并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糴而魏國富彊耿壽昌築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遂及于今必也事責其官官得其人亦何然彼哉

國用第十二

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偽飭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  
云偽為先民之詐偽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飭行儆慮  
何所不至哉姦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  
競趨之矣豈唯愚民見欺邪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  
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  
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為人費雖  
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  
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書曰不貴異物賤  
用物民乃足此之謂也噫為國家者孰不有意哉言  
而必信令而必行鮮矣

國用第十二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人之  
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  
者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也難阨謂民有  
困乏則賑恤之門關謂出入有稅足國用之外留之  
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也郊里六鄉之民居郊者其  
委積以待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接因與之廩餼也  
野鄙謂六遂客有羈繫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縣都  
謂四百里五百里中年穀不登則畿內畿外通給之  
也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之聖猶弗能免至於  
困窮孤獨寄客之人皆國所常有安坐而視其死則

非仁人在上視民如傷者之意將推其惻隱則邦用有經倉之穀孰為閑粒府之帛孰為羨縷如是而輟焉禍蓋博矣故宜於大有年時畜積以備之倉人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領之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謂此也然而洪範云臣無有作福晏子稱家施不及國使民弗知主恩而謂為己力乃人臣之常過國家之大患也故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此慮之深禮之至也然則義倉之法亦有取焉耳

國用第十四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

以王命施惠由是觀之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闔門不起丁壯卧于牀蓐則老稚無能為飲食所不給醫藥所不濟以至于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動心矣賈師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常價亦為此也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由是觀之凶年非直除減田租彼貨賄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籠其貨賄則何以措手足乎况於疾疫之世安得助天為虐邪人主所宜動心矣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禮喪殺禮禍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由是觀之非直以歲之下則殺邦用

若新建國及札喪禍哉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  
不非無安得重困於無聊之民求備乎邊豆之事也  
人主所宜動心矣膳夫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  
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由是觀之非直於  
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賤也譬諸父母其子之不  
哺而日餘膏粱可哉人主所宜動心矣故曲禮曰凶  
荒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  
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皆自賤損憂民之道  
也如此天不為之感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  
安未之前聞也

國用第十五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  
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  
令糾禁聽其獄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征之者謂給公  
上築作挽引道渠之役也國中復除者多役使者少  
人少則勞故晚役而早免之二十以及六十是也野  
復除者少役使者多人多則逸故早役而晚免之十  
五以及六十五是也君子之於人裁其勞逸而用之  
可不謂義乎世有仕學之鄉或舍役者半農其間者

不亦難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  
有功勞誠不可後然復其身而已世有一戶皆免之  
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至於馬牛皆  
辨其可任善夫世有人未嘗芻秣而責以牽傍其儻  
費敗家者衆矣况乎水旱疾疫之歲饑餓之弗察死  
亡之弗圖而臨以定制敲之給使可乎故均人凡均  
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  
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  
財賦也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而秦法月為更卒已  
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何不仁之  
甚也天之畔之晚矣

國用第十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  
專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斃者  
乎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  
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趨榮而避辱學者皆知  
其難也及其為國家則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  
皆可蠶也材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  
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  
上令也如此而後可以為人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  
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

何其不黜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也漢武帝時筭賈人之繇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繇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治郡國繇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當是之時天下何如其不亡者幸也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疆為事噫富者乃疆邪彼推埋而誅者果何人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八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軍衛第一

兵者國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何以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夏官序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凡民在鄉則五家為比家出一人故在軍五人為伍比長因為伍長五比為閭故五伍為兩閭胥因為兩司馬四閭為族故四兩為卒族帥因為卒長五族為黨故五卒為旅黨正因為族帥五黨為州故五族為師州長因為師帥五州為鄉故五師為軍鄉大夫因為軍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啟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數不闕無稟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

而未嘗有兵也壘壁以聚之倉庫以生之群眠類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管仲相齊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然則鄉軍之法固嘗試矣善哉

### 軍衛第二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祠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徒弊致禽盭獸于郊入獸禽以享烝夫守國之備不  
可以不素習也不素習則毆市人而戰之未足為喻  
也是故春教兵入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之  
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夏教草止如振旅  
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師出如振旅  
之陳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閱簡軍實焉然而不祥之  
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常天  
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  
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  
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禘祀禘享蒸而行焉明非好兵  
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其名甚美其實

甚利外以彰事神之禮非美乎內以作不虞之備非  
利乎聖人之動其順如此顧不足為後世法乎天下  
無事則卒伍放于冗從器械束于故府學軍旅者指  
為凶人一方有警則旦收而暮教之暮教而旦發之  
人情焉得不驚戰陣焉得不敗至有以講武為戲樂  
用相夸視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者亦不足算也

### 軍衛第三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  
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  
作宮眾則令之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  
庶子其支庶也秩謂依班秩受祿叙者其才藝高下

為次第以作其從役者士庶子屬太子隨其所用使  
後之也八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徽候  
便也大事謂寇戎之事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  
宮伯戒令之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去其滯怠  
與其竒羨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民謂宮中吏  
之家人也宮正掌宮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若有  
為滯放怠慢譎誑非常之行則去之又會合之五人  
為伍二伍為什欲使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及  
其學問又相親切磋琢磨道藝謂三德三行六藝也  
若是則宮中諸吏之子弟必當備宿衛從征役且聽  
太子之令也豈唯宮中諸吏之子弟而已哉凡公卿

大夫元士之子亦然故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  
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  
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令其  
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哉王者  
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抑又取諸世族彼以  
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况學習德行道藝孰不  
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天下賞蹈利庸徒鬻  
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  
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為  
嗣王之將帥也豈長馭遠有如是哉文王世子曰公  
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

室守太廟諸父守官官責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諸侯禮也皆天子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

軍衛第四

崇人掌受財于職金以賚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  
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  
言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  
賞饗謂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  
等其饗薄乘者計其事之成功也善則上其食尤善  
又賞之否者反此先王之於造兵其事必計之其物  
必試之非直饗有厚薄食有上下又臨之誅賞則工  
有不勉者乎作有不慎者乎故弓人為弓取六材必

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  
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  
沈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  
澗春被弦則一年之事矢人為矢前弱則俛後弱則  
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  
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  
也凡相筭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  
臬廬人為戈祕車戟酋矛夷矛句兵欲無彈刺兵欲  
無峭是故句兵柝刺兵搏數兵同強舉圍欲細凡試  
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峭也灸諸牆以眡其撓之功  
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函人為甲凡察革之道眡

其鑽空欲其憲也。其裏欲其易也。其朕欲其直也。秦之欲其約也。舉而眠之欲其豐也。衣之欲無斷也。其作巧其試明探之者無不堅執之者無不銳以。此戰何不勝。以此攻何不取。以此守何不同。楚之鐵劍利而秦王色憂。謂鐵劍利則士勇馬耳。為國家者苟不留聰明則有司以常事處之。郡國之貢姑備名物府藏之約。唯謹簿書而欲用之。立尸之地。此可為大息者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刑禁第一

刑罰之行尚矣。積聖累賢未有能去者也。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已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令所加寬猛或異。苟失權時之制則致遠恐泥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詔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殺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蓋四海之內千八百國。國政或異人心豈同。苟執

一以御之是膠柱而鼓瑟欲盡五聲之變不可得也夫新辟地立君之國居處未安衣食未足君臣之義未固上下之情未接從而急之則魚淪鳥獮不復聚矣其可不用輕法邪篡殺叛逆之國紀綱大壞風俗大惡強弱相勝衆寡相暴從而緩之則羊狼狼貪雞以制矣其可不伐滅之邪承平守成之國人各有業事各有制緩之將恐緩急之將恐擾其可不用常行之法邪以大言之則天下之理亦然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此非刑新國用輕典者邪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司刑所職五百章此非刑亂國用重典者邪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睿聖人所以適時之變也奈何以三尺之書齊萬邦之政俗雖殊而弗察事雖變而弗知治之不及古豈不有由也哉

### 刑禁第二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殺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下服官刑是四刑亦三刺也群臣士以上群吏府史胥徒萬民民間有德行不仕者朝士掌建邦外朝

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臣在其後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  
眾庶在其後此則所訊之人也噫凡有血氣之類莫  
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犬豕猶無故不殺况  
於人者萬物之靈父母生之拊畜長育顧復之恩至  
而後免於其懷刑之大者伏鈇鑕其次亦斷文體刻  
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刑期無刑蓋不獲已苟得  
其情亦哀矜而勿喜矧可不慎以及于非辜者乎故  
聖人求之以五聽麗之以八議三宥以卹其非意三  
赦以異於全人猶恐聰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  
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平於是外朝之位以詢于

衆焉必群臣群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慎  
乎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王者於有事且與下  
民共之後之效一官者往往自用同官為僚或疑其  
實已閉口不與論職事况他人乎斷獄弊訟一出其  
臆如是而刑不濫邪賢於先王遠矣

刑禁第三

卿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  
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

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傷日刑  
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四郊二甸而職聽  
于朝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三甸  
而職聽于朝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謂卿  
士遂士縣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  
此時親往議或命三公六卿往議之也君之於民猶  
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  
不忍之心則人無有可戮罪無有可刑王欲赦之固  
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  
王之意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之入之意也殺人  
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有

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之  
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伸其冤此不近於帥  
賊而攻入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輒  
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  
情可赦也不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  
不服令何有不行王符述赦曰養糧莠者害禾稼惠  
姦宄者賊良民誠哉不可不慎也

#### 刑禁第四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拑而桎中罪桎梏下  
罪梏王之同族拑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  
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由此觀之  
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  
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  
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  
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  
則五刑之屬三千止謂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  
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  
邪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於法其所以不  
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耻母使人見之也  
文王世子曰公族具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  
鐵劓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

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  
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  
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  
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  
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之罪雖  
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  
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  
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  
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古者諸侯之禮亦如  
是之懿哉孟子謂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  
執之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薄海濱而

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彼天子父猶不可曲法而况官之子孫乃用蔭乎

刑禁第五

司救掌萬民之衆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衆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後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衆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衆惡醜管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罰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飭而書其衆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既而後諸司空也園土獄城邊

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以耻之故大司寇以園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皆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後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後其次九日坐九月後其次七日坐七月後其次五日日坐五月後其次三日坐三月後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司園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不使冠飭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

雖出三年不齒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  
不虧財善哉為國乎人之大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  
也放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涓涓以成江河  
毫末以尋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  
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為之所過輕者則  
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于園土皆未入于五刑也若  
因茲困辱遂能自新則復為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  
亦使民遷善遠罪之術也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  
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易曰履  
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成康所以刑錯不用非一助  
邪

刑禁第六

泮氏幾酒謂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謂使民  
節用酒也司疏掌憲市之禁令禁以屬遊飲食于市  
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以屬遊飲食謂群飲食者  
也夫酒之為禍久矣君子以覆其邦家小人以不免  
刑戮可稱數哉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  
彝酒越瘼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妹土嗣尔股肱  
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  
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言文王告  
其民之小子與群吏無得常飲酒若瘼國君臣民衆  
飲酒亦唯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政戒康叔當以

文王之法往使妹土之人為純一之行動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買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文王之法民之置酒唯祭與養耳而小人用之疏數無其時多少無其節群飲食於市井以妨其業以費其財以興淫邪以起鬪訟是以禁之也然則聖人之於天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果如何哉昔曹參去齊屬其後相以齊獄市為寄謂獄市者所以并容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蓋是時天下初定故從民之欲而不擾亂豈常行之道邪獄市不可以不治姦人不可以不禁大司徒以養政十有二聚萬民其

三曰緩刑而十有二曰除盜賊是救饑之政雖則緩刑至於盜賊不可不急其刑以除之也噫酒權之官未罷則萍氏之禁司欸之令不復行矣然而緩刑仁也除盜賊義也凶年饑饉而仁義存焉亦不減於先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官人第一

為人上者孰不欲進賢而賢或不進孰不欲退不肖而不肖或不退豈知而縱之邪人未易知也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彼已厲內荏言行不相顧者滔滔皆是也非久與居胡能睹其真偽耶久與居者非鄰里鄉黨而誰邪故閭閻可見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恭敏任恤者族師月言則屬民而讀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醕亦如之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

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閭胥二十五家之吏凡因會聚則言其人材族師每月朔書春秋祭醯又書黨正夏正之月書州長正月之朔攷春秋社又攷是一歲之中凡幾書凡幾攷至于三歲鄉大夫乃攷而興之獻其書于王退而又詢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乎其詳如此其慎如此而官謗不載治道不登未之有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才決於數百言難乎為無失矣

官人第二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責乎人天下之人共責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責之也粟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責之而責

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命果義乎衆  
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爲滕  
薛大夫裨謏謀於國則否况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  
考其功而遠與之爵祿則曠夫官敗公事何足道哉  
三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  
慎之至也若是則賢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  
否者必藏嗇夫之印綬不可以幸而得也奚高位之  
辱哉夫位有高卑必有厚薄言其操柄則無所不重  
州縣之職前世以爲徒勞者而民命繫之米聞明試  
其功而居位受祿一官之效則仕而後學之有美錦

者不使人學制焉民所以死生貧富顧不重哉

官人第三

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三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宰夫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  
正日成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  
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歲計曰會月計曰  
要日計曰成凡百官府旬終月終皆考其治狀若治  
不以時舉者宰夫以告冢宰而責之至于歲終又考  
非直責之而已其有功無功司會以詔冢宰冢宰以



原件短缺



詔王而廢置之置者進其爵廢者退其爵也及三歲則冢宰大計其治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也噫先王所以課吏考功如是其密也日入其成是無一日而可赦盪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驟養其利無功者卒伏其辜雖能言之類亦知勸勉媿耻矣况智者乎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彼三歲而一考九歲而後黜陟蓋帝道寬簡抑特世之然未若周公之典垂後昆之躋也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愈久也故小材雖祭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必也不求功實

後入官何以脩衆何以服謂其有功邪進其爵可也重其賞可也如其職事則久之為貴故漢有當遷而增秩留者矧伊無功之人而可虛受祿食往來於道路間邪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官人第五

地官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  
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  
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誠哉民事之  
重宰相所宜躬親也以三公之爵而聽六鄉之吏非  
躬親而何召公為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  
舍小崇之下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愛其樹甘  
棠之所為作也而陳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  
內史丙言謂宰相不親小事何也苟決獄不平錢穀  
出入不節民間相殺傷不止而宰相不知尚可調和

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也哉此皆華言誤天下事  
慎聽之也故先王以民惟邦本造次顛沛無或忘之  
既使大臣為鄉老又取其鄉之人為吏所謂使民興  
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蓋使民自舉  
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稅田役於內謂為比  
長以上之官也夫能盡知人之情偽與其土所有其  
俗所宜莫若其鄉之人也因為吏孰不治乎宓子  
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  
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  
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受教於單父之人猶以至治况  
使單父之人躬為吏乎漢之賢人仕州郡者多矣劉

史二十石往往有能名未必非其所助也東西南北  
之人言語猶未相通而責之善政難矣哉

官人第六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  
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  
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大哉封建之禮  
此周之所以本支百世乎荀卿有言無制天下立七  
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富辰  
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

蔡邕霍魯衛毛贖部雍曹滕畢原鄩郇文之昭也邠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子也然則  
先王於其族類有不厚乎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兄弟閔于墻外禦其侮平王東廷而晉鄭是依其世  
與年過于所卜由此塗出也豈嘗有兄弟之國敢問  
鼎之輕重者哉故段灼表于晉武帝曰滅周者秦非  
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  
中亦一家之有耳縱令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  
人火繁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  
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不改其名矣善哉灼之  
知言也漢雖有七國之變而梁孝以睢陽城守晉雖  
有八王之亂而元帝以琅邪中興魏氏王公有名無  
實禁防壅隔同於圜圉曹爽一死而司馬家取之如  
運之掌上灼之言不亦善乎

官人第七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  
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  
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  
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  
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  
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

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守則衆同衆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六服朝歲則下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通嫌疑易以生毀譽言勿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遠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功陳謨

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奸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石顯五鹿充宗疾京房欲遠之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請歲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由此觀之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何如詩曰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曰如三月三秋三歲况其久者乎

### 官人第八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一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籩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醢人奄二人鹽人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內司

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春人奄二人饅人奄二人烹  
人奄八人守桃奄八人內小臣稱士者異其賢其餘  
蓋皆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則或  
在帷薄之內論其職掌則或聞牀第之言固不可以  
訛辱俊又渾淆男女其用腐身之類是乃制事之宜  
矣然而先王不以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  
得過寵奄稱士者止於四人况可為卿大夫乎哉漢  
文帝時趙談驂乘爰盜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  
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柰何與刀鋸之餘  
共載如使之尸天官又非驂乘之比也自鄭衆謀誅  
竇憲為大長秋封侯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

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高冠長劍紆朱  
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土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  
故曰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僣致災而京自外  
戚失祚東都緣闈尹傾國豈不哀哉唐之北司同歸  
于亂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信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教道第一

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堯舜之民鄙夫  
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斂賢才  
未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  
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  
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民三事教  
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  
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  
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  
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

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  
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  
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  
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  
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不弟不事師長  
造言訛言惑眾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大  
哉先王之所以馭民而納之於善也教以開其前如  
得大路終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後使不敢反顧  
而況賓興以勸之哉養天性滅人欲家可使得孝子  
國可使得忠臣夫學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  
可師道莫知何道可學耳何以為正聲目何以為正

色口何以為正言身何以為正行明者幸而得之昧  
者不幸而失之將欲求腹心於中林訪忠信於十室  
不易得矣小雅菁菁者莪孟氏君子三樂善為國者  
可無意哉

教道第二

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謂養國老庶  
老老也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  
臣九十日有秩也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  
之也王制曰兄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  
商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  
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凡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為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也兄事五更

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也如柳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獻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祓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意莫不為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噫盛哉

教道第三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

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  
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必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  
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  
道也凡射飲酒之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齒于  
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  
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  
者席於尊東所謂僎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  
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  
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  
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一命  
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

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  
於其間矣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  
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  
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  
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  
成教而后國可安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  
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夫二人同居亦一長一幼  
如使幼皆順長則爭何由興推此以及千萬人宜乎  
其獄訟之寡也而况尊人之長以及吾長養人之老  
以及吾老則輕重可知矣輕重可知而不孝不弟者  
其唯禽獸之心乎若是則教焉得不成國焉得不安

也哉

教道第四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

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旁盡於三從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者今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內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衾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助祭焉終事而后敢私祭然則族人之重宗子何如哉重宗者尊祖之義也噫所生猶

或不孝况遠祖乎同產猶或不睦况族人乎是先王坊民有禮而刑不足以齊之也

教道第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之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鄣長各掌其鄣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謂也哀哉死者乎為其形之將敗也而人惡之矣為其心之無知也而人倍之矣是故絞紼給衾冒以周其內棺槨牆妻以文其外為使人勿惡也朝夕之奠以繼其養

神明之器以備其用為使人勿倍也君子過哀則幾毀滅小人直情則將忽忘是故哭之有節服之有斷此聖人所以制喪禮也春履雨露而休惕秋履霜露而悽愴孝子以天時之變念其親之不得見也是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陰幽以思而祭者可見矣祭之日入室必有見乎其位出戶必有聞乎其聲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蓋非牲牲肥脂築盛豐備而已此聖人所以制祭禮也人有貴有賤有富有貧而未有無親者也其禮雖異其情則同王制曰庶人繩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亦其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亦其祭禮也然

冥冥之民勸於利而懲於威苟非上之所財成則未  
田也已故小司徒有其禁令而鄭長治之也三年問  
曰將由夫患邪滂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矣然  
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馬能相與群居而  
不亂乎楊子曰人而不祭豺獺乎是喪祭之禮廢則  
人不如■為其上者所宜憂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教道第六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言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  
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言凶禮樂之器言服  
者祭服也凶服者吊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  
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盤素俎揭豆  
軒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  
器者弓矢福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特射  
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  
鄉大夫或特賓賢能於此州也言器若閭祭器者也  
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

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夫有其禮者必有其財而後可行也由士以上則田祿足矣庶人農力或不免凍餒而求其備禮不亦難乎故禮不下庶人者以此苟非乏財則人無禮不立何斯民之不得用哉先王患之乃使比長閭胥族師集罰物以為服器民有用者則共之若有故而共則鄉大夫以公物補焉民無傷財而可得服器則夫能言者肯不行禮哉如是而不行禮則納之刑辟其又何辭宜乎其天下大服也任延為九真太守貉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及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始知種姓彼一郡守猶能教人以禮而助之以財况四海之富乎哉

教道第七

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

之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抵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  
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  
宮室車旗衣服各抵其命之數夫宮室取以待風雨  
是則蓬茨足矣衣服取以禦寒暑是則紵絮足矣車  
馬取以代勞是則柴轂足矣器物取以利用是則瓦  
釜足矣然則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  
也先王因人之情而制之以為貴賤等級使貴者得  
以逞賤者無所覬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  
節而財力不乏至于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  
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  
得獨異也不然則人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廷  
不尊家家可以大費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之亂憲所  
以作禮讓所以哀也仲叔于奚繫纓以朝而仲尼惜  
之廢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而賈誼  
長太息無意乎民則已苟有意哉是所先急也

道教第八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  
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  
慢聲惰慢不恭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版  
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  
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

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  
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  
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  
也深矣乎聲之感入也如水之激如草之偃自生民  
以來莫之能免也樂記曰志微焦殺之音作而民思  
憂擘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  
奮末廣音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  
而民肅敬寬裕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慎所以感  
之者故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而舞人又取卿大夫子  
有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聲

人無不正則聞之且見之者無得不正乎子夏曰今  
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而不可止及優侏儒擾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  
樂之發也噫舞者男女自相雜子夏已疾之而况粉  
白黛黑笑言於尊俎間乎董仲舒所謂民之師師者  
宜不宜也然則天下多淫辟之罪有以矣夫

教道第九

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  
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  
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



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以媿詔王告王以善道也諫者以禮義正之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師保詔王以善諫王之惡王者既立乎無過之地矣又使教養國子而世子與焉是策之上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遠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

古之教人者世子無不在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于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夫將以宗廟社稷屬之可不教乎賈誼有言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

與選左右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文中子曰儲后不訓而晉業隳矣觀惠帝之失天下可無寒心也哉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舍周其何適哉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噫猶有望於今之世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明堂定制圖序

五宗圖序

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事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成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講張各信其習脩墜補闕何所適從臣雖顛蒙嘗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共

三十六九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  
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  
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  
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  
居總章右个十月居元堂左个十一月居元堂太廟  
十二月居元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  
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  
未為精嘗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  
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  
鼎崇義三禮圖其為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為四室蓋  
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

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  
室兼亦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  
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  
角又為四室鼎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  
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  
令定秦相呂不韋所傳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為秦  
之明堂耳然令觀月令明堂十有二位無九室之說  
蓋崇義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  
亦駁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秦相呂不  
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噫康成注禮記既知  
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  
哉何以輒駁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誠并  
繆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  
象五行乎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  
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覈其

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總

數但以一大室四大廟八左右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

寢東堂北偏堂與太寢制同孔穎達正義以為云

東堂者則知聽朝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

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

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

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曲

飭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耳

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

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

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

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

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

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

戌上之室元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元堂太廟則曰

子上之室元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

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

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之上

午卯酉為太廟則太廟安得為明堂總又其人但知

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

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

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

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  
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  
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謚者愍大禮之淪亡  
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  
月令為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  
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  
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  
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太廟以是為合  
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  
介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戶牖之  
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察之謚之所言竊所未論

且大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筵二筵

之地乃為兩便房如東南角二筵地便當為青陽

址既狹况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

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

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一筵為一辰左右之介

乃以二筵為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

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

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

背馳李謚之志稍欲舉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而

效之臣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

之周戴期令雖秦人所作然皆追述古先聖王之遺

以古通行之於時故猶或損  
 此之豈可謂皆非古制歟 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  
 圓下方八窻四闈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  
 四闈法四時九至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  
 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  
 理因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  
 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  
 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若堂室  
共在九  
 筵七筵之內則難如鄭氏五室之制於東至西亦須  
 三室已據六筵之地外東堂止有一筵半西堂止有  
 一筵半每筵深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據  
 六筵之地外南堂止有一筵半從東至西又三尺五寸  
 其矣况室數更多豈可容哉蓋記者上言堂上之脩  
 廣次述室中之大小尺本非一貫而談也四堂東曰青  
 陽南曰明堂西曰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  
 總章北曰元堂

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  
 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  
 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  
 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虛方二筵  
 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  
 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  
 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所  
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  
 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  
 太廟餘三面皆然此或問於臣曰經所謂太廟太室  
 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央故  
 云太廟太室也予何須謂太室四旁虛地為太廟而  
 云太室在其中哉臣對曰太室四旁既不得有虛  
 地既有虛地而經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旁虛地非  
 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猶隔二筵之地

何以得云太室在四太廟中夫乎又問曰子必云四  
太廟不為室而與十太廟相通者何哉臣對曰中既  
有太廟子午卯酉又各名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  
而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  
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  
户户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也青陽明  
堂總章元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  
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闈也以廟之與堂當有所限隔  
故各為一門也謂之闈者  
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詳室之户耳窻  
異者亦以廟門旁變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  
三位而白虎通云十二坐當是畧中矣土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  
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太室  
四旁二筵地非青陽等太廟也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

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  
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  
殿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  
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  
也此謂青陽等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太室四旁各二  
尊嚴仲月何不止於此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  
筵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二筵地雖  
為太廟而當子午卯酉之正可以聽中月之朔矣然  
若以夫二筵地便為子午卯酉之正則餘辰又不正  
矣與夫二筵地便為子午卯酉之正則餘辰又不正  
二筵地便為子午卯酉之正則餘辰又不正  
復能當青陽等太廟之名然後餘使十二辰皆正也  
太廟之名然後餘使十二辰皆正也  
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

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  
闈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  
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  
其義則靡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升降今觀壽崇義  
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  
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  
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戣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  
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  
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

所居四面如一南門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  
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  
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  
之應門天子宫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  
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  
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  
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  
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  
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  
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  
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



秋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  
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  
帟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  
皇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  
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  
正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  
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  
室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  
一明其同制又注王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  
乃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學  
天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

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臨也朔矣用遠赴明堂若以尊  
嚴國政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  
寢居其時之堂何以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而  
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雖世室有五室之說亦未必如鄭注有四  
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  
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  
之此說並由胃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  
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  
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  
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  
見安用迂闊而談矣不直謂周家作家廟則法於夏

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當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倣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

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然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也既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堂之上還如處於路寢門則是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蓋止是朔日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終蓋而返耳豈復有明文言還處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明二者同制妄生枝葉以言之也又况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雖名別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袁準正論駁之詳矣大戴亦云名曰辟廱於斯則誤也若是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說茲焉可取

於戲哲人既往禮器凋敝先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  
 近指遠學者多迷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迄  
 于有唐布政之官屢曾營繕而規為鹵莽莫合聖制  
 群議交聞誰將正之明君賢士疚心久矣臣生長草  
 野涵泳恩澤仰茲大典輒所究尋伏惟 國家拓境  
 踰四溟太平僅百載德業我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  
 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禮文逸美於是交舉 聖神  
 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  
 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  
 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  
 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

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  
 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介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  
 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  
 一門門夾兩總是為八總四闈則稽於白虎通也十  
 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  
 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門之內卒無庸論之  
 尺舊說明堂官方三百步自可因宜處置也或謂其  
 臣曰臯庫維門之號四面皆若王朝焉無東西南北  
 者皆天子所居之內門之名以誌四方而應門以外  
 之門不改焉且又問曰既云路寢不與明堂同制而  
 明堂之門乃殿耳王官諸門之名何也臣對曰明堂  
 上所以事天乃殿耳王官諸門之名何也臣對曰明堂  
 門諸限內出入而舊圖無所法象但以天子

殿所居象如王廟故假況取諸書畧無偏棄異同之  
宮門之名亦何害於理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  
鴻覆無私儻喜甄錄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  
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  
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豈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國  
容罪當殊死謹 上

五宗圖序

大傳曰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  
者後世以為祖也又曰繼別為宗注云別子之世適  
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且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為小  
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皆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

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  
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  
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  
子之子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  
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  
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者曰別子謂公子諸  
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為適妾之所  
生為庶若祇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為適其次子  
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  
繼世為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  
為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

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自與其後世子孫  
為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族人尊之  
雖五世以外皆為之齊衰三月為其母妻亦然所謂  
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  
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所謂繼禰者為小宗也繼禰  
則與親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  
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也又  
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也其庶子皆不  
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焉是自高祖  
之後至玄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  
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

與之共宗於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  
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高祖者三從  
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宗是為  
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  
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總麻  
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  
為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  
有三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  
必皆然也凡人生子或衆或寡今此圖蓋為二子以  
甲乙第之斯蓋設法貴於省文若庶子之多者可以  
此例推之也甲者皆適也乙者皆庶也適者皆為小

宗廢者皆不繼補其旨甚明弗復盡注  
贊曰吾於三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已上遠矣而  
數十百世尊其體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免以  
外疏矣而合之必有序以昭穆厚同姓也何弟如  
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  
以亡廢匹適者有之矣幼凌長者有之矣祖以世  
斷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  
行路尚何有於天下乎於戲書燭簡脫幸存其畧  
而學者弗之察吾甚病焉故表之以圖云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